

58

茅盾及茅盾研究論(上)

李廣德◎著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李廣德◎著

58

茅盾及茅盾研究論 (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茅盾及茅盾研究論（上）／李廣德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212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 58 冊）

ISBN：978-986-322-748-9（精裝）

1. 沈德鴻 2. 中國當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908

103010690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748-9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五八冊

ISBN：978-986-322-748-9

茅盾及茅盾研究論（上）

作 者 李廣德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茅盾及茅盾研究論（上）

李廣德 著

作者簡介

李廣德，湖州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魯迅研究會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員，中國寫作學會高師寫作研究中心主任，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協會員、加拿大魁北克華人作協會員等。1935年12月27日出生於河南省開封市。1961年畢業於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中文系。曾任中學語文教師18年，大學寫作講師、副教授、教授23年。1956年發表處女作。1961年8月被批准為中國作家協會浙江分會會員。1991年10月被批准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同年12月晉升為教授。先後擔任湖州師專茅盾研究所所長、湖州師院新聞傳播與寫作研究所所長、中國寫作學會高師寫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茅盾研究會監事、理事、常務理事，浙江省作家協會委員，浙江省寫作學會副會長，湖州市作家協會主席——名譽主席、文學學會會長。2002年退休。10月赴加拿大、美國探親、旅遊。2007年3月移居加拿大魁北克，參加加拿大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並受聘擔任蒙特利爾「七天」俱樂部文學社顧問。2007年8月加入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中國寫作學會高師寫作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浙江省寫作學會顧問、湖州市作家協會顧問、湖州市文學學會名譽會長、湖州陸羽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兼學術部主任。出版有《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一代名醫——朱振華》、《兩栖文心》、《茅盾學論稿》、《電影評論寫作學》、《文體寫作概論》、《少年茅盾與作文》、《E時代的電腦與網路寫作》、《湖州散文》、《湖州茶文》、《〈茶經〉故里——湖州茶文化》、《湖州鄉土語文讀本》、《寫作學教程》、《簡明寫作學》、《高師寫作教程》、《寫作》、《名人怎樣閱讀寫作》、《絕妙比喻小辭典》等18本。獲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茅盾研究學術成就獎，「共和國的脊樑」報告文學全國徵文一等獎、中國驕傲第六屆時代新聞人物優秀報告文學金獎、浙江省政府教學成果獎、首屆湖州國際湖筆文化節論壇徵文一等獎等多項。

提 要

《茅盾與茅盾研究論》是作者關於茅盾研究的第四部著作。全書由「茅盾人生論」、「茅盾思想論」、「茅盾文學論」和「茅盾研究論」組成。茅盾的人生是革命與文學的一生，作者研究茅盾與烏鎮的兩個家庭，論述茅盾與他離家後人生第一站的湖州的關係，而青年茅盾即沈雁冰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戰鬥，以及他在新中國辛勤耕耘、「文革」浩劫中遭遇到的磨難，在中國文聯的領導崗位上的繁忙工作，乃至人生晚年的寫作與生活，關於茅盾夫人孔德沚研究，不僅資料翔實，敘述生動，且見學術功力。茅盾的思想按他自己的說法早期多樣、複雜而後歸一為共產主義，作者對茅盾的政治觀、道德觀和科學觀的集中梳理，深入論述，予人頗有啓迪；而對大革命時期茅盾的思想和創作，尤其是茅盾的中外文學研究與文化學說、茅盾及其文學與現代文化心理例說，涉及研究茅盾的新領域。對於茅盾作品，作者論述他人少有研究的《水藻行》、「城市三部曲」，集中研究茅盾作品中的浙北風景畫及其審美意識，還有從《幻滅》中強連長的人物塑造的典型化、茅盾小說人物性欲的文學描寫，都富有學術見地和文學趣味。「茅盾研究論」中茅盾兒子韋韜關於茅盾及茅盾研究致作者的信，尤其是曾與茅盾一起流亡日本並與之同居的女革命家秦德君的親述信函，皆彌足珍貴，為茅盾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史料。



目

次

上 冊

一、茅盾人生論	1
茅盾與烏鎮的兩個家庭	3
茅盾與湖州關係概述	17
青年沈雁冰與中國共產黨	33
茅盾——從子夜戰鬥到黎明	43
茅盾：在新中國耕耘	53
茅盾：「文革」浩劫中的磨難	69
茅盾：在中國文聯的領導崗位上	85
茅盾：人生頂峰夕照明	93
茅盾夫人孔德沚的研究	105
二、茅盾思想論	119
論茅盾的政治觀	121
論茅盾的道德觀	141
論茅盾的科學觀	157
中國大革命與茅盾的思想和創作	165
茅盾：中外文學研究與文化學說	187
茅盾及其文學與現代文化心理例說	199

下 冊

三、茅盾文學論	213
一代大師茅盾的文學業績	215
茅盾短篇小說《水藻行》研究述評	221
試論茅盾的「城市三部曲」	241
茅盾作品中的浙北風景畫及其審美意識	247
從顧仲起到《幻滅》中的強連長	259
茅盾小說人物性欲的文學描寫	271
茅盾：春天預言家的大愛襟抱	293
四、茅盾研究論	301
關於茅盾研究與韋韜先生的通信	303
關於茅盾研究與秦德君老人的通信	313
關於秦德君逝世日期答李慶國問	341
關於秦德君回憶錄《火鳳凰》答彭洪松問	343
茅盾及其研究與國際互聯網和電子出版物	345
《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的寫作與出版	359
後 記	373

一、茅盾人生論

茅盾與烏鎮的兩個家庭

家庭對作家思想、情感、性格、教養及人生道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茅盾的家庭對他的影響，同魯迅的家庭對魯迅的影響和郭沫若的家庭對郭沫若的影響，同樣是很大的。

茅盾在烏鎮有兩個家庭，一個是他出生的沈家即本家，另一個是他母親的陳家即外家。沈家和陳家的長輩、平輩、小輩以及親朋故舊和傭人，他們的言行、生活對童年、少年的茅盾都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影響，在他的思想、性格形成中留下了或深或淺的印記。

茅盾本名是沈德鴻，字雁冰，小名燕昌，後以字為名。他是沈家的長房曾孫。照理說，沈家對他的影響應是第一位的。然而從茅盾在《我走過的道路》中對沈、陳兩家的敘述先後來看，他是先寫《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我的母親》，後寫《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祖父及弟妹》、《我的父親》；而從所敘寫的篇幅來看，對陳家人物的回憶所用的篇幅要比對沈家人物的回憶所用的篇幅為多，如《舅父長壽的定親》、《長壽夫婦的悲劇》和《陳粟香舅父》等節都是對陳家即他母家人物的回憶。由此可以看出，茅盾母親對他的影響大於他的父親，茅盾母家人物的影響大於父家人物的影響。而兩個家庭對他的具體影響怎樣，則需作進一步的研究。但為了行文的方便，下面按父親、母親、沈家曾祖輩、祖輩、父輩和陳家外祖父、外祖母、舅父母及其他親朋故舊的順序，依次考察茅盾與他們的關係。

一、茅盾與父親沈永錫的關係

茅盾在文章中講到他的父親，第一次是 1932 年 6 月 10 日發表於《文學

月報》第一卷第一號的《我的小傳》。他寫道：「我的父親在當時是『維新派』，所以我在家塾中讀的書就是……。十歲上，父親死了，留一個遺囑，希望我將來進學校學工藝，並諄囑不可誤解自由平等之義。這個遺囑，我當時不很懂得，只知父親希望我學實業，而要走此道，則算術是重要科目，而我對於算術恰是低能。我的父親是喜歡算術的，自修到微積分。（他自修的工具，先是《數理精蘊》，後來是謝洪賚編的《代數》、《幾何》，《微積分》等。）但我自小就最怕算術。……不用說，我後來並不遵照父親的遺囑去用心在『實科』。……」1934年4月17日他為美國《大美晚報》、《大陸報》記者伊羅生所編的《草鞋腳》又寫了一篇《茅盾自傳》〔註1〕，內容也大致相同。同年10月13日應美國記者、作家斯諾的要求再次寫了《小傳》，文中寫道：「我的父親是讀書人——前清秀才。祖父也是讀書人。我的父親很贊成當時的變法維新，所以中了秀才以後就不去考試，卻改習醫生，並自修算學。他自修算術到微積分，又自修物理化學等等。他希望我將來做科學家。我十歲時，父親死了，留有遺囑，要我在中學畢業後進工業學校。」所述內容也大體一致。1936年初，茅盾應史沫特萊之請又寫過一篇《茅盾小傳》是用第三人稱寫的。他這樣說：「茅盾的父親卻是個喜歡活動的人。父親小時也是做八股文的，也應過鄉試。但是中日戰爭後中國的『維新運動』卻激起了他。從此他就厭惡八股文，自修起『新學』來。他覺得世界將有大變，祖遺的薄產不能守一輩子，他一面學醫，一面自修算學到微積分。他讀了許多那時候出版的科學書和政治書。所以當茅盾出生的時候，父親是一個『維新派』，贊成君主立憲政治，也贊成『西學為用，中學為體』。」

茅盾對於他父親的詳細回憶和具體敘寫，則在他的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上冊。在《新文學史料》發表時已是「文革」之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

根據茅盾的自傳、小傳及回憶錄和與他人談話的記錄，並經查考《烏青鎮志》和有關史料，關於茅盾父親的身世，現在可以略述於下：

沈永錫，字伯蕃，小名景崧。1872年生，烏鎮人。16歲時中秀才。19歲與陳愛珠訂婚。同年赴鄉試，不中。慮及父輩三房賴祖父掙錢養活，自己父親又無職業，「是吃現成」的，「自己連弟妹有六人之多，食指繁多，來日大難」，如果無一技之長，將來難以度日，經過爭取，得到其祖父同意，拜岳父、

〔註1〕《茅盾全集》第20卷，第82頁。

當地名醫陳世澤（我如）爲師學醫。1894 年與陳愛珠結婚。其時維新運動高漲，他一邊學醫，一邊閱讀維新報刊書籍。因而「變成了維新派」。對於從幼年即學習的八股文，從「心底裏討厭」。「他喜歡的是數學」。自《古今圖書集成》中得到數學書進行自學。曾自削竹片做成精緻的算籌。「他根據上海的《申報》廣告，買了一些聲、光、化、電的書，也買了一些介紹歐、美各國政治、經濟制度的新書，還買了介紹歐洲西醫西藥的書。」在維新變法高潮中，他曾計劃到杭州進新立高等學堂，而後再考赴日本留學的官費，如考不上，則去北京進京師大學堂。由於戊戌政變，變法維新失敗，其願望遂落空。1902 年與五、六位同鄉秀才至杭州，再次參加鄉試。因患虐疾未考第三場，失去中式成爲舉人的機會。1903 年患骨癌，臥病三年，醫治無效，於 1906 年夏病逝，年僅三十四歲。

這位具有醫學和數、理、化科學知識的維新派父親，是茅盾童年教育的督導者和早期思想的啓蒙者。「茅盾八歲的時候，他的家鄉新辦了新式的小學。於是父親就命他進那小學。但那時，父親已經得了骨癆病，睡在床上；這病遷延至三年之久。父親知道自己的病不能好了，又見於家中（那時負經濟責任的，還是茅盾的祖父）人口多（茅盾有很多的叔父和姑母），進款少（只靠祖傳的一份不大的產業），於是他在臥病的三年中天天爲他兒子將來生活打算；他恐怕自己死後他的父母不讓那小孫子繼續在學校讀書（因爲茅盾的祖母很不贊成學校），所以他便立下了遺囑，聲明他的兩個兒子（茅盾和他的弟弟）一定得進學校學習工藝，『因爲』，他說，『不久中國要大亂，那時唯有學會了西洋工業技術的人，能夠謀生。』父親又聲明：培植兒子們讀書的費用不必老祖父擔負，因爲茅盾的母親有一份小小的嫁資。

茅盾的這位父親，對他的童年教育頗爲重視。其一，在讓孩子接受何種啓蒙教育的問題上，他棄舊學取新學。茅盾五歲那年，母親想讓孩子進家塾讀書，而他不讓茅盾去。原因是家塾的老師是茅盾的祖父，所教內容爲「《三字經》、《千家詩》這類老書，而且教學不認真，經常丟下學生不管，自顧出門聽說書或打小麻將去」。爲此，他自選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課圖識》、《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叫妻子教茅盾。其二，在他行醫的同時兼任家塾教師後，對於茅盾的學業嚴格要求，認真督察。茅盾七歲時，其祖父將塾師一職推給其父，他說：「我也就因此進了家塾，由父親親自教我。我的幾個小叔子仍舊學老課本，而我則繼續學我的新學。父親對我十分嚴格，每天親自節

錄課本中四句要我讀熟。他說：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爲止」〔註2〕。這樣不到一年，他即病倒，於是將茅盾送到一個負責任的親戚（王彥臣）的私塾中讀書。在這裡，茅盾認識了王彥臣的女兒、與他同年齡的同學王會悟。半年後，沈永錫見到烏鎮辦起了第一所新式小學——立志小學，立即讓茅盾進了這所小學，「成爲這個小學的第一班學生」。使茅盾從童年起就能接受新知識、新思想的教育和薰陶。其三，以自己的勤學好讀給茅盾以深刻的身教。沈永錫喜買書、愛讀書的習慣和行爲給了少年茅盾以很深的印象。如他去杭州參加鄉試，「未入場前，逛了書坊，買了不少書，其中有買給母親的一些舊小說（《西遊記》、《封神榜》、《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譯的西洋名著。」又如，茅盾說他八歲時父親病倒之後，「最初，父親每天還是掙扎著從床上起來，坐在房中窗前讀書一、二小時，然後又臥。他那時還是對數學最有興趣，他自習小代數，幾何，微積分（那時新出的謝洪資編的），其次是喜歡聲、光、化、電一類的書，又其次是世界各國歷史、地理的書。也看那時留日學生辦的鼓吹革命的報刊。」嚴冬季節，「烏鎮一帶地區的房屋構造是不保溫的，也沒有取暖設備，因此顯得特別冷。父親此時只好整天躺在床上，蓋著厚的絲棉被；他常常支起雙腿，躺著看書。」後來病勢日重，母親「經常替父親拿著翻開的書籍豎立在父親胸前讓他看，而在看完一頁以後翻過新的一頁。父親此時連舉手捧書也覺得困難了。」「我每天下午三時便放學了，回家來，母親便教我坐在床沿，執著書，豎立在父親胸前讓他看。」〔註3〕正是父親（還有母親）對於書的愛好，給了茅盾以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良好影響，使他從小就以書爲友，以讀爲樂。

茅盾的父親不僅教他愛書、讀書、學習新的知識，而且重視對他思想的啓蒙、教育。茅盾父親的維新派思想，厭八股、學中醫、喜數學的求實態度，想進大學深造和去日本留學以做一番事業的雄心宏願，關心國家大事，著眼於未來的精神和目光，都在茅盾少年思想、性格的形成中留下很深的良好的影響。沈永錫的遺囑就深印在茅盾的腦海上。他在回憶錄中記述了父親寫遺囑的經過，然後說：「後來我知道這是遺囑。要點如下：中國大勢，除非有第二次的變法維新，便要列強瓜分，而兩者都必然要振興實業，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願在國內做亡國奴，有了理工這個本領，國外到處可以謀生。遺

〔註2〕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第62頁。

〔註3〕同上書，第44、45、47頁。

囑上又囑咐我和弟弟不要誤解自由、平等的意義。立遺囑後的一天，父親要母親整理書籍；醫學書都送給別人，小說留著，卻指著一本譚嗣同的《仁學》對我說：『這是一大奇書，你現在看不懂，將來大概能看懂的』。從此以後，父親不再看數學方面的書，卻天天議論國家大事，常常講日本怎樣因明治維新而成強國。還常常勉勵我：『大丈夫要以天下爲己任』。並反覆說明這句話的意義」〔註4〕。

沈永錫在遺囑中提到要茅盾及其弟弟成爲理工人才的遺願雖然未能實現，但他要兩個孩子認清中國大勢，正確理解自由、平等的意義，以及「大丈夫要以天下爲己任」的囑咐，茅盾與沈澤民卻做到了。我們從茅盾少年時的作文中可以看到沈永錫對茅盾少年思想的直接影響，而從茅盾以後的作品和人生歷程則可以察知沈永錫這位嚴父對茅盾一生思想、性格、言行、成就的深遠影響。由於多數研究者對茅盾與父親的關係論述不多，本書以較多的篇幅加以探討，希望學術界和讀者對此問題能多予關注並深入研究。

二、茅盾與母親陳愛珠的關係

茅盾的父親沈永錫是他童年教育的督導者和早期思想的啓蒙者，而茅盾的母親陳愛珠則是他童年教育的施教者、文學啓蒙者、撫養者和監護人。從幼年至成年，母親對他影響極大。

關於茅盾的母親，茅盾在《我的自傳》中寫道：「……自從父親死後，我在奉行遺囑的母親的嚴格管理之下，……希望我做工業中人，……看小說之類的事情是禁止的（雖然我的母親自己卻非常愛看小說，到現在年紀老了還是什麼都愛看）。……我換過三個中學校，都是在『年份上並不吃虧』這條件之下得了母親的同意的」。「十八歲從中學畢業後進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這第一類，將來是進文法商三科的。這時我的不能遵照父親遺囑立身，就是母親也很明白曉得的了。但她也默認了，大概她那時也覺得學工業未必有飯吃，轉而盼望我在教育界混飯吃了。……但是文法商三科何者更能解決生活問題呢？我的母親不很了然，且亦不能決定。我自己是學了祖父的自然主義。到預科三年期滿，這事果然自然解決。母親因爲經濟日窘，不主張我再讀書，而恰好我的一位親戚又給我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辦事。」「在二十五歲以前，我過的就是那樣的在母親『訓政』下的平穩日子。……」

〔註4〕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第51頁。

1934年4月17日作的《茅盾自傳》裏，沒有寫到他的母親。同年10月13日作的《小傳》也未提到其母。1936年初寫的《茅盾小傳》則有兩段說到他的母親：「茅盾的母親是一位頗有名的中醫的女兒。她自嫁後就很受她丈夫思想的感化，她贊成她丈夫的一切主張；她自修國文，能夠閱讀淺近的書報。她自修的方法就是從讀小說入手（舊小說，如《三國演義》之類），一直到現在，她還是喜歡讀小說，連新小說也喜歡，而且有讀新聞紙的習慣。她對於『五四』以後的新思想也都贊成」。「十三歲時，茅盾畢業於高等小學。那時他的母親就打算遵照她丈夫的遺囑叫這兒子進工業學校，但因不知道有什麼工業學校，所以還是叫他進了湖州的中學校。……在中學畢業後他去考北京大學時，他就考了文科的預科。他的母親的家教素來是頗為嚴厲的，但這一件事她亦只好放任。」茅盾晚年寫回憶錄則對他母親的敘述更為詳細、具體而生動。

我們由茅盾的自傳、回憶錄，可以知道他母親陳愛珠的身世：

陳愛珠，1875年生，烏鎮人。祖上世代為醫。幼年即在姨父（老秀才）家習字讀書學算術，並跟姨母學會做菜、縫紉。受到了良好的教養，且培養起堅強的性格。14歲返回家中為其父親管理家務，將一個包括父親、母親（有病）、小弟、保姆、女僕、男廚師、轎夫和五六個學醫門生的十多人大家管理得井井有條。十九歲結婚前已讀完《幼學瓊林》、《千家詩》、《詩經》、《唐詩三百首》、《列女傳》、《古文觀止》、《楚辭集注》等文學作品。與沈永錫結婚後，又受其夫影響讀《史鑒節要》、《羸環志略》等史地書籍，且涉獵維新派所辦的新報刊，議論時事。21歲生茅盾，25歲生沈澤民。她知書達理，與丈夫恩愛，對雙親孝敬，重視兩個兒子的教育。1906年丈夫病逝後，含辛茹苦，撫養「管教雙雛」。她頂住世俗偏見和各方壓力，送兩個兒子進大學深造，支持兩個兒子先後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4月17日病逝於烏鎮，享年65歲。茅盾的這位母親的確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她對茅盾的教育、培養和影響，在茅盾的身上和人生道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母親陳愛珠對於文學作品的愛好使茅盾在幼年、童年獲得了文學上的啓蒙。她在自己讀了《西遊記》、《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之後，曾將其中的一些故事講給茅盾聽，引發了少年茅盾對這些古典作品的興趣。作為小學生的茅盾，有一天在他家屋後的堆破爛東西的平屋裏，發現了一板箱舊小說——當時稱之為「閒書」。這「木板的『閒書』」中就有《西遊記》。茅盾說，

「因為早就聽母親講過西遊記中間的片斷的故事，這書名是熟悉的，可惜是爛木板，有些地方連行款都模糊成一片黑影。但也揀可看的看下去。不久，父親也知道我在偷看『閒書』了，他說：『看看閒書也可把文理看通』，就叫母親把一部石印的《後西遊記》給我看，為什麼給後西遊記呢？父親的用意是：為了使得國文長進，小孩子想看『閒書』也在所不禁」。^{〔註5〕}由於父親的這種開明態度，加上母親的影響（講文學故事，拿作品給他看，自己愛讀文學作品等），使得他於算術越來越「不近」（茅盾父親語），而於文學卻越來越喜愛，乃至後來走士文學之路。

其次，在文化知識的學習上，母親陳愛珠是他的第一個啓蒙老師，是秉承他父親的意見對他進行啓蒙的施教者。烏鎮的沈氏大家庭辦有自己的家塾，塾師由家族中人充任，學生為各戶的孩子。茅盾五歲時，其家塾中有他的三個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孩子，教師是他的祖父。茅盾的父親為使孩子從小學到切實有用的知識，就讓妻子陳愛珠教孩子學他自選的新教材：《字課圖識》、《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茅盾寫道：「所以，我的第一個啓蒙老師是我母親。」在進入小學之後，陳愛珠仍不放鬆他的文化教育，對他的學習抓得很緊。茅盾說他父親臥病以後，「房內總要有人侍候，所以我雖說上了學，卻時時要照顧家裏。好在學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課的鈴聲聽得很清楚。我聽到鈴聲再跑去上課也來得及，有時我就乾脆請假不去了。母親怕我拉下的功課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論語》讀完了，比學校裏的進度快。」在受教於老師的同時茅盾還經常得到母親的輔導。如他在音樂課上學唱了《黃河》之後，對歌詞的意義不理解，而音樂老師只教唱不解釋歌詞，於是他問母親。母親為他作了詳細的解釋，還講了「黃沙白草無人煙」中「白草」的典故。在孩子面前，這位母親自己不懂的，並不強行裝懂，如對歌詞中的「飲馬烏梁海，策馬烏拉山」中的烏梁海、烏拉山，她也不懂，只對茅盾說：「這大概是外國的地名。」這種輔導既實事求是，又有助於啓發孩子今後去探索新知。

再次，母親陳愛珠是茅盾童年少年時期的撫養者。從出生到1910年春離家讀中學之前，茅盾一直在母親身邊，受到母親的哺育和撫養。他不像現代的孩子，入學之前進託兒所、幼兒園，也不像有些人家的孩子嬰兒時就由奶

〔註5〕茅盾：《我的小學時代》，孫中田、查國華編：《茅盾研究資料》（上），第48頁。

媽哺育，或從小就離開父母寄養在他人家中，他誕生後一直在母親的懷抱中和膝下、身邊，充分享受著母親的愛撫。例如，他從立志初等小學畢業，進入植材高等小學之後，陳愛珠就讓他寄宿在學校。這是由於「寄宿生和教師同桌吃飯，肴饌比較好」。茅盾說，「母親不惜每月交四元的膳宿費，就是爲了使我的營養好一點，因爲祖母當家，實際是二姑母做主，每月初一、十六、初八、二十三，才吃肉，而且祖母和三個叔父兩個姑媽，加上母親、弟弟和我，即使大碗大塊肉，每人所得不多，何況只是小碗，薄薄的幾片呢？二姑媽背後說母親每月花四元是浪費，但錢是母親的，二姑媽也無可奈何。」這樣就保證了茅盾少年時長身體所需的營養，而不致體弱多病影響發育和智力的開發。又如，有一年冬天，茅盾的本家叔叔結婚，他去吃喜酒，又鬧新房到半夜，第二天去學校上課，中午午睡後竟又起來走到家門前，而他自己竟不知道。這是夢遊症，當地人稱「活走屍」，說是「活走屍」倘在路上被人一碰就會倒地不起，就此死去；又說「活走屍」倘遇河道，也不知是河而跳下去，就此淹死等等。陳愛珠認爲夢遊是睡眠不足的緣故，但她也害怕茅盾出事情，從此不許他熬夜，限定兒子在晚上九點睡覺。對於母親的慈愛和養育之恩，茅盾是終生銘記的。

最後，陳愛珠這位母親是茅盾思想、言行和成長的監護人。她在對茅盾的啓蒙教育中，通過教授《字課圖識》、《天文歌略》、《地略歌略》等，使少年茅盾在智力啓蒙之時就接受科學思想。同時，她與丈夫讀維新報刊、議論國是，又使少年茅盾耳濡目染。在丈夫患病期間，尤其是寫了遺囑之後，她聽到丈夫勉勵茅盾「大丈夫要以天下爲己任」，就對茅盾說：你要做個有志氣的人，俗話說「長兄爲父」，你弟弟將來如何，全在你做個什麼榜樣。在丈夫病逝後，她對少年茅盾的管教從未放鬆過。茅盾寫道：「母親遵照父親的遺囑，把全部心血傾注到我和弟弟身上。尤其對我，因爲我是長子，管教極嚴，聽得下課鈴聲而我還沒回家，一定要查問我爲什麼遲到，是不是到別處去玩了。」有一天，一個比他大五六歲的同學自己跌倒傷了手腕卻「惡人先告狀」，加上在場的人的諷刺話，使陳愛珠勃然大怒。茅盾說，「母親突然大怒，拉我上樓，關了房門，拿起從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便要打我。過去，母親也打我，不過用裁衣的竹尺打手心，輕輕幾下而已。如今舉起這硬木的大戒尺，我怕極了，快步開了房門，直往樓下跑，還聽得母親在房門邊恨聲說：『你不聽管教，我不要你這兒子了。』我一直跑出大門到街上去了。」後來，沈聽蕉老

師領茅盾回家向他母親說明自己親眼看到的真相，並說：「大嫂讀書知禮，豈不聞孝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乎？德鴻做得對」。茅盾在回憶錄中寫道：「母親聽了，默然片刻，只說了『謝謝沈先生』就回房去了。祖母不懂沈先生那兩句文言，看見母親只說『謝謝』就回房，以爲母親仍要打我，帶我到房中。這時母親背窗而坐，祖母叫我跪在母親膝前，我也哭著說：『媽媽，打吧。』母親淚如雨下，只說了『你的父親若在，不用我……』就說不下去，拉我起來」。「事後，我問母親，沈先生那幾句話是什麼意思，母親說：『父母沒有不愛子女的，管教他們是要他們學好。父母盛怒之時，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傷了，豈不反而使父母痛心麼？所以說大杖則走。』」

其母陳愛珠在他得到老師表揚和獎勵時，還教育他正確對待，防止他滋生驕傲自滿情緒。例如在童生會考時，少年茅盾寫作《試論富國強兵之道》時把他父母親議論國家大事的那些話寫進去，結尾則用上他父親生前向他反覆解釋並囑他切記的『大丈夫當以天下爲己任』，得到了主持考試的他的表叔盧鑒泉的好評。陳愛珠看了這份加了許多紅圈並有「十二歲小兒，能作此語，莫謂祖國無人也」批語的試卷後，對少年茅盾說：「你這篇論文是拾人牙慧的。盧表叔自然不知道，給你個好批語，還特地給祖父看。祖母和二姑媽常常說你該到我家的紙店做學徒了，我料想盧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對，所以用這方法。」原來他母親爲了讓他繼續讀書而受到了來自祖母、二姑媽等人很大的壓力；盧鑒泉很同情，將他的童生會考成績多處宣揚，以減輕對茅盾母親的壓力，也爲了使茅盾避免「袍料改成馬褂」的厄運。

茅盾離開烏鎮之後仍然受到母親陳愛珠的關懷、愛護、督促、幫助、支持，使他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時時感到母愛的溫暖和力量。爲此，他晚年寫回憶錄序言特地寫上「幼年察承慈訓而養成之謹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他更作有《七律》，表達了他對母親的深情：「鄉黨群稱女丈夫，含辛茹苦撫雙雛。力排眾議遵遺囑，敢犯家規走險途。午夜短檠憂國是，秋風黃葉哭黃墟。平生意氣多自許，不教兒曹作陋儒。」

三、茅盾與曾祖父、祖輩、父輩等人關係

茅盾的曾祖父沈煥，字芸卿，「幼時念過幾年私塾，以後經商時他抽空讀書，漸通文墨。」他逝世時，茅盾約四歲，「對他沒有印象」，但是曾祖父卻對他有影響。其一是沈煥的創業、奮鬥精神。沈家祖先是烏鎮近鄉的農民，